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 一

武林道士精伯秀

秋水第五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馬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郭註寧生而曳尾塗中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故時之趨利而忘生唯二大夫之知足以與此

疑獨註莊子引神龜之事以解楚王之聘蓋不願以身取富貴而殘其生也

碧虛註是知軒冕外物非性命之有也腐齋云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莊子解名以神龜為喻義甚真切蓋賢才之士為國排難圖治實有願焉而功成身退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

陶隱居畫二犍牛以答詔一拘管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鸚鵡子知之乎夫鸚鵡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鸚鵡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郭註搜於國中揚兵整旅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呂註莊子之所踐如魏牟之言則無所伴者也其自比於神龜鷓鴣而以惠子為鷓鴣果國為腐鼠不亦可乎

疑獨註鷓鴣鳳屬其趨向大棲必擇木食必擇果飲必擇水蓋貴禽也鷓鴣者穢惡之鳥嚇者拒物之聲

碧虛註惠子恐而搜於國中是謂親權者不能與人柄以富顯自矜何異鷓鴣據腐鼠而嚇邪

腐齋云莊子惠子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

搜應作搜郭註可證成疏謂搜索國中尋訪莊子疑獨因之義頗遠近蓋本於偏旁之誤鷓鴣得腐鼠而嚇鷓鴣又何足與語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尋惠子本言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尋惠子本言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

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呂註循其本則惠子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子非我而固已知我不知魚之樂則我非魚而能知魚之樂矣是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我則知之濠上而已不待為魚而後知也  
 疑獨註魚藏於深眇而自得經曰於魚得計蓋深知於魚而取之也人生於陸而安於陸魚生於水而安於水盡已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此所以知魚之樂惠子昧此而強辯是非所以分也莊子請循其本欲其由恕以觀之終曰我知之濠上也以我在濠上之樂推之則知魚之樂矣  
 詳道註以迹觀之萬物與我無同形以理觀之萬物與我無異性惠子以形觀形故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以性觀性故已非魚而知魚之情蓋齊小大遺貴賤則天地為久矣而與我並生萬物為眾矣而

與我為一是以處此足以知在彼之趣居顯足以知潛者之樂也  
 碧虛註在我道遠則見魚之家與惠子以人魚為異故與難解是失齊物之旨惠不知莊事固然矣莊不知魚理豈然哉惠子本問安知魚樂之句是惠不知魚而問莊也是以儻魚游泳從容者唯莊知其樂乎濠上耳蓋謂魚樂與人樂雖異其於道遠一也  
 庸齋云循本者反其初言汝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此篇河伯海若問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着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口大波瀾開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  
 李士表論云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足乎天則於我也何有雖契物我之如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妙理嘿會神

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游而休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者將以是為魚樂乎以是為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直特祛天下後世離物與我為兩者之蔽耳物將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末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如鼻如口在我者蓋如是也視生如死視已如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在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真獨濠梁之上儻魚之樂哉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唯明至樂無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

明已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適情昧已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滯迹莊子之知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間之也願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雄辯視南華之聖若不足攻暨聞循本一言而五車之學無所容噪則惠子之本可知矣經中往往力救惠子之失未有若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友求而得其性本通乎物理之同然則彼我無間於大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知魚哉再詳經文謂惠子不知魚之樂全矣全猶必也又全然不知魚樂之意碧虛以樂全名章似失本旨今擬名循本章燕協經意

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辨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及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變蛻蛇風之相憐喻人

以才知短長為愧術而非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為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為要極也歟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匠人所得制也若為橫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勇非處海壖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沈濁所見隘雖知有聖賢在前強欲企羨猶餘子學行反失故亦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鵝鷄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濶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競言辯之末忘性命之本者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亦所以警世之學一先生之言而媛姝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